

高等学校教材



高校教材

中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选

上卷 (1917—1949) 第三版

主 编 钱谷融

副主编 王铁仙 汤逸中 陈子善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高等学校教材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

上卷 (1917—1949)

主 编 钱谷融
副主编 王铁仙
汤逸中
陈子善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. 上卷 / 钱谷融主编. —3 版.
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

高等学校教材

ISBN 978-7-5617-6060-4

I. 中… II. 钱… III. ①现代文学—作品—中国—高等学校—教材
②当代文学—作品—中国—高等学校—教材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0091 号

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(上卷)

主 编 钱谷融
责任编辑 夏 玮
审读编辑 刘 凌
责任校对 邱红穗 王丽平
装帧设计 高 山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印 张 30
字 数 736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6060-4/I·431
定 价 4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编委会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- 王铁仙 (华东师范大学)
汤逸中 (华东师范大学)
孙中田 (东北师范大学)
孙玉石 (北京大学)
孙先科 (河南大学)
杨 扬 (华东师范大学)
杨剑龙 (上海师范大学)
吴小美 (兰州大学)
吴义勤 (山东师范大学)
吴秀明 (浙江大学)
汪文顶 (福建师范大学)
张清华 (北京师范大学)
陈子善 (华东师范大学)
陆耀东 (武汉大学)
范伯群 (苏州大学)
郜元宝 (复旦大学)
贾植芳 (复旦大学)
钱谷融 (华东师范大学)
黄发有 (南京大学)
黄修己 (中山大学)
谭桂林 (湖南师范大学)
樊 骏 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书是全国高等学校中文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材，共二卷。上卷选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，下卷选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。分体裁按发表（或写作）时间先后为顺序，但一个作家同一体裁的作品则相对集中，以便于教学。

二、本书所选篇目，都是“五四”以来各个时期各种流派风格的优秀作品或代表性作品。通过教学，使学生提高分析、鉴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能力，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。考虑到本书篇幅不宜过大，有些流派的作品尚难一一照顾到，多幕戏剧只能选收其中一幕或作存目，长篇小说、长篇叙事诗、较长的中篇小说，一般作存目处理。

三、本书所选篇目，都采用最初发表或最初出版的版本，以显示历史原貌。其中有些作品，作者后来作过修改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最初发表时有所提高。有些作者希望采用修改后的版本，但为了体例一致，只能请作者谅解。基于这一原则，如郭沫若的《凤凰涅槃》，采用了发表于1920年1月30日至31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的最早版本，其中的“凤凰更生歌”虽嫌拖沓，亦一仍其旧。选入的台湾作家的作品，目前直接取最早版本存在困难，故于文末除标明最早发表处外，又标明本文选自何处。又，本书的注，也都是最初发表时作者的原注。一般说，经过修改后的作品，在各大学图书馆里不难找到，教师在讲课时，可视需要，比较最早版本和修改后的版本的异同。

四、本书选目曾经过编委会的多次讨论。选目若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各方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1	狂人日记	鲁 迅
	阿 Q 正传(存目)	鲁 迅
6	在酒楼上	鲁 迅
11	眉间尺	鲁 迅
20	沉沦	郁达夫
	迟桂花(存目)	郁达夫
38	缀网劳蛛	许地山
	海滨故人(存目)	庐 隐
48	酒后	凌叔华
51	潘先生在难中	叶绍钧
60	竹林的故事	冯文炳
	桥(存目)	废 名
63	拜堂	台静农
66	莎菲女士的日记	丁 玲
	太阳照在桑乾河上(存目)	丁 玲
86	为奴隶的母亲	柔 石
99	春蚕	茅 盾
	子夜(存目)	茅 盾
110	上海的狐步舞	穆时英
116	春阳	施蛰存
121	边城	沈从文
	啼笑姻缘(存目)	张恨水
	家(存目)	巴 金
	寒夜(存目)	巴 金
161	山峡中	艾 芜

171	九十九度中	林徽因
180	蓁竹山房	吴组缃
	八月的乡村(存目)	萧 军
184	断魂枪	老 舍
	骆驼祥子(存目)	老 舍
188	鹭鹭湖的忧郁	端木蕻良
	死水微澜(存目)	李劫人
	鬼恋(存目)	徐 讷
	风萧萧(存目)	徐 讷
194	华威先生	张天翼
198	在其香居茶馆里	沙 汀
	呼兰河传(存目)	萧 红
206	小城三月	萧 红
218	受苦人	孔 厥
222	乡亲——康天刚	骆宾基
233	小二黑结婚	赵树理
241	金锁记	张爱玲
	倾城之恋(存目)	张爱玲
262	荷花淀	孙 犁
	伍子胥(存目)	冯 至
	财主的儿女们(存目)	路 翎
266	果园城	师 陀
	围城(存目)	钱钟书
	暴风骤雨(存目)	周立波
273	一颗遭劫的星	胡 适
273	地球,我的母亲!	郭沫若
275	凤凰涅槃	郭沫若
281	教我如何不想她	刘半农
282	繁星(十、七一、一三一)	冰 心
282	春水(三三、一三四)	冰 心

283	蕙的风	汪静之
283	秋晚的江上	刘大白
284	死水	闻一多
284	奇迹	闻一多
285	沙扬娜拉(十八)	徐志摩
286	偶然	徐志摩
286	再别康桥	徐志摩
287	弃妇	李金发
287	采莲曲	朱 湘
288	我是一条小河	冯 至
289	十四行诗(十八、二一)	冯 至
290	雨巷	戴望舒
291	寻梦者	戴望舒
291	我用残损的手掌	戴望舒
292	别了,哥哥	殷 夫
293	预言	何其芳
294	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	何其芳
294	难民	臧克家
295	老马	臧克家
296	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	艾 青
298	手推车	艾 青
298	我爱这土地	艾 青
299	断章	卞之琳
299	白螺壳	卞之琳
300	生活	蒲 风
	宝马(存目)	孙毓棠
300	中国底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	田 间
301	泥土	鲁 藜
301	赞美	穆 旦
302	诗八首	穆 旦
304	山	杜运燮

305	发票贴在印花上	袁水拍
306	孤岛	阿 垞
307	金黄的稻束	郑 敏
307	珠和觅珠人	陈敬容
308	山中所见——一棵树	辛 笛
308	最初的蜜	杭约赫
310	藕与莼菜	叶绍钧
311	寄小读者(通讯七)	冰 心
313	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朱自清
317	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俞平伯
320	影的告别	鲁 迅
321	灯下漫笔	鲁 迅
324	二丑艺术	鲁 迅
325	病后杂谈	鲁 迅
330	翡冷翠山居闲话	徐志摩
331	我所知道的康桥	徐志摩
336	祝土匪	林语堂
338	乌篷船	周作人
339	《扬鞭集》序	周作人
340	闭户读书论	周作人
341	给我的孩子们	丰子恺
343	栈桥灯影	苏雪林
345	卖豆腐的哨子	茅 盾
345	谈“流浪汉”	梁遇春
352	钓台的春昼	郁达夫
356	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	冯 至
358	“慢慢走,欣赏啊!”	朱光潜
361	门	叶公超
363	白马湖之冬	夏丏尊
364	鸭窠围的夜	沈从文

367	墓	何其芳
370	话故都	吴伯箫
372	鹰之歌	丽 尼
	包身工(存目)	夏 衍
374	山之子	李广田
377	谈交友	钱钟书
381	苏州拾梦记	柯 灵
	回忆鲁迅先生(存目)	萧 红
384	囚绿记	陆 蠡
386	雅舍	梁实秋
387	蛇与塔	聂绀弩
388	爱尔克的灯光	巴 金
390	我的母亲	老 舍
393	清苦	王了一
394	更衣记	张爱玲
398	简论市侩主义	冯雪峰
402	一只马蜂	丁西林
	回春之曲(存目)	田 汉
	五奎桥(存目)	洪 深
	这不过是春天(存目)	李健吾
	雷雨(存目)	曹 禺
412	北京人(第三幕)	曹 禺
446	上海屋檐下(第二幕)	夏 衍
459	屈原(第五幕第二景)	郭沫若
	白毛女(存目)	贺敬之 丁 毅执笔

狂人日记

鲁迅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

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眼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四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，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；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说，“是的。”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我说，“可以！”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：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

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来也有你！这一件大发现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五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

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

七

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所以他们大家连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伙吃我呢？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八

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

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像真笑。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”

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他不以为然了。含含糊糊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

“不对？他们何以竟吃？！”

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？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”

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睁着眼说，“有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

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……

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十

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

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你说就是，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“易牙蒸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；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，用馒头蘸血舐。”

“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；然而又何必去入伙。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人人太平。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

说过不能。”

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，应该吃的；一种是知道不该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别人说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话，越发气愤不过，可是抿着嘴冷笑。

这时候，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，高声喝道，

“都出去！疯子有什么好看！”

这时候，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。他们岂但不肯改，而且早已布置；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。将来吃了，不但太平无事，怕还会有人见情。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，正是这方法。这是他们的老谱！

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。如何按得住我的口，我偏要对这伙人说，

“你们可以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，活在世上。

“你们要不改，自己也会吃尽。即使生得多，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，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！——同虫子一样！”

那一伙人，都被陈老五赶走了。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。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。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。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；抖了一会，就大起来，堆在我身上。

万分沉重，动弹不得；他的意思是要我死。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，便挣扎出来，出了一身汗。可是偏要说，

“你们立刻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，……”

十一

太阳也不出，门也不开，日日都是两顿饭。

我捏起筷子，便想起我大哥；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，也全在他。那时我妹子才五岁，可怜可爱的样子，还在眼前。母亲哭个不住，他却劝母亲不要哭；大约因为自己吃了，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。如果还能过意不去，……

妹子是被大哥吃了，母亲知道没有，我可不得而知。

母亲想也知道；不过哭的时候，却并没有说明，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。记得我四五岁时，坐在堂前乘凉，大哥说爷娘生病，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，煮熟了请他吃，才算好人；母亲也没有说不行。一片吃得，整个的自然也吃得。但是那天的哭法，现在想起来，实在还教人伤心，这真是奇极的事！

十二

不能想了。

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，今天才明白，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；大哥正管着家务，妹子恰恰死了，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，暗暗给我们吃。

我未必无意之中，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，现在也轮到我自己，……

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，当初虽然不知道，现在明白，难见真的人！

没有吃过人的孩子,或者还有?
救救孩子……

一九一八年四月

(原载 1918 年 5 月《新青年》第 4 卷第 5 号)

在 酒 楼 上

鲁 迅

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,绕道访了我的家乡,就到 S 城。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,坐了小船,小半天可到,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。深冬雪后,风景凄清,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,我竟暂寓在 S 城的洛思旅馆里了;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。城圈本不大,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,一个也不在,早不知散到哪里去了;经过学校的门口,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,于我很生疏。不到两个时辰,我的意兴早已索然,颇悔此来为多事了。

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,饭菜必须另外叫来,但又无味,入口如嚼泥土。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,帖着枯死的莓苔;上面是铅色的天,白皑皑的绝无精采,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。我午餐本没有饱,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,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,叫一石居的,算来离旅馆并不远。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,出街向那酒楼去。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,并不专为买醉。一石居是在的,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;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,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。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,由此径到小楼上。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;独有原是木棧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。

“一斤绍酒。——菜? 十个油豆腐,辣酱要多!”

我一面说给跟我上来的堂倌听,一面向后窗走,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。楼上“空空如也”,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: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。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,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,有时也在雪天里。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,却很值得惊异了: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,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;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,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,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,愤怒而且傲慢,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。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,著物不去,晶莹有光,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,大风一吹,便飞得满空如烟雾。……

“客人,酒。……”

堂倌懒懒的说着,放下杯,筷,酒壶和碗碟,酒到了。我转脸向了板桌,排好器具,斟出酒

来。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，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，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，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，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我略带些哀愁，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。酒味很纯正；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；可惜辣酱太淡薄，本来 S 城人是懂得吃辣的。

大概是因为正在下午的缘故罢，这虽说是酒楼，却毫无酒楼气，我已经喝下三杯酒去了，而我以外还是四张空板桌。我看着废园，渐渐感到孤独，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。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，便不由的有些懊恼，待到看见是堂倌，才又安心了，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。

我想，这回定是酒客了，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。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，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，同时也就吃惊的站起来。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，——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。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，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，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，但一见也就认识，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，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。

“阿，——纬甫，是你么？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。”

“阿阿，是你？我也万想不到……”

我就邀他同坐，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后，方才坐下来。我起先很以为奇，接着便有些悲伤，而且不快了。细看他相貌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；苍白的长方脸，然而衰瘦了。精神很沉静，或者却是颓唐；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，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，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。

“我们，”我高兴的，然而颇不自然的说，“我们这一别，怕有十年了罢。我早知道你在济南，可是实在懒得太难，终于没有写一封信。……”

“彼此都一样。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，已经两年多，和我的母亲。我回来接她的时候，知道你早搬走了，搬得很干净。”

“你在太原做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教书，在一个同乡的家里。”

“这以前呢？”

“这以前么？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，点了火衔在嘴里，看着喷出的烟雾，沉思似的说，“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，等于什么也没有做。”

他也问我别后的景况；我一面告诉他一个大概，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来，使他先喝着我的酒，然后再去添二斤。其间还点菜，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，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，终于说不清那一样是谁点的，就从堂倌的口头报告上指定了四样菜：茴香豆，冻肉，油豆腐，青鱼干。

“我一回来，就想到我可笑。”他一手擎着烟卷，一只手扶着酒杯，似笑非笑的向我说。“我在少年时，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，给什么来一吓，即刻飞去了，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，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，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，也可怜。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，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。又不料你也回来了。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？”

“这难说，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。”我也似笑非笑的说。“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？”

“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。”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，吸几口烟，眼睛略为张大了。“无聊的。——但是我们就谈谈罢。”

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，排满了一桌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，仿佛热闹起来了；